

墨客揮犀
楊公筆錄

談淵
蒙齋筆談



蒙
齋
筆
談

鄭景望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墨客揮犀（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蒙齋筆談卷之上

宋 湘山鄭景望撰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癡，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卽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便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閔，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閔死爲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山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旣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知錢塘，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饑，明堂亟請召岐公爲三老，以任參政布及簡爲五更，不報。簡猶後岐公三四年卒，幾

九十雖無甚顯蹟，然能善其身終始。岐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爲契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世何用事業，赫赫在人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休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余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詳，乃爲語之。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潭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寔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寔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寔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洛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寔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潞公洛陽居第，衰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遣聲妓，取管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時公年

己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設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廩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難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鯛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用人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李習之學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者各異。退之主張吾道。千載一人。而余爲是言。固不疑矣。然余自不以爲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儒者之說。而苟知學孔子者。皆能爲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略無所襲。獨超然知顏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爲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幸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爲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意曰。古之爲是者。將以有爲。今之爲是者。外其天下國家而滅其天常。蓋以詆佛老。意謂絕仁義。棄禮樂。皆以其莊語。而不窮其旨。區區以孟子與荀卿楊雄爲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學出中庸。而不膠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至於

子思子思推之至於孔子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知顏子之不遠復爲三月不違仁卿與雄曾無足議而退之之所未嘗語也故曰不膠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文章合處亦追跡退之無甚憾唐人記習之退之姪增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強毅亦不敢屈以從己弟子之者恒籍湜輩爾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止與其文辭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學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不謬

凡人之生不過出入二途讀莊周遠生一篇使人意蕭然真若能遺其形者用所以接物也入所以養己也周設爲單豹般般二名蓋寓言張毅張而與物敵其走高門縣薄固然單讀也讀當丹朱之丹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亦言有其類之賊於內者禍必不在外也則有心於出入者均不免於有累不若忘其形而養其神忘形則能遺生養神則外物不能干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聲色臭味是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過而反以自瘠者也是以其說不以能棄事爲貴必使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爲難必使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無與累於內而精不虧矣形與精相爲表裏者也形前則精後二者合而與天爲一則區區滯於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則不獨善其生而已雖死可也故繼言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爲變者是也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是謂能移此與天爲一而非人也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

解以四支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非與老路先後。其書人特謂之解老。喻老。必不謬。吾爲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爲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狗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愛之固已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爲單豹張毅者也。孔子與子貢。子夏言詩。皆曰起予。而謂始可與言詩已矣。至於顏子。乃曰回非佐我者也。於我言無所不說。吾然後知顏子之異於諸子也。夫道不可言。言卽非也。言且不可。而況有所不達。而至於辨乎。然此非理之至到。而相與造乎忘言之域。未足以語。顏子於孔子。既知其高可仰。堅可鑽。又見其變化而在前後者。雖其欲從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謂卓。則顏子之於孔子。蓋無不得矣。特至之有深淺爾。此孟子所謂具體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當於心。則安用於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聞者。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雖言之而不得聞。則吾何從可以與之言。夫聞其所不得聞。而開其所能聞。則雖言。固將有疑而未遽達者。幸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喜而樂與之言者也。起予與非佐我。於是乎辨。莊子記孔子見溫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孔子曰。夫人者。自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此意正可與顏子之事相發。溫伯雪子亦寓言也。溫而曰雪。固妙矣。彼見之可以不言。則吾聞之亦可以皆說。然孔子以不容聲而不言。顏子以聞其言而猶說。茲顏子之異於孔子者也。故繼之言步趨言辯之同。而奔軼絕塵之異。正於交一臂而失之。乃子張子夏則所謂諒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歟。

張芸叟侍郎長安人忠厚質直尚氣節而不爲名前朝人物中殆難多數元豐中有事西夏五路並入時
 廟議經營久既有定策欲一舉遂滅夏五路歸師延神謨環慶高靈諸軍皆聽節制師出旣無功環慶坐貶有得芸叟軍中詩上聞
 正熙河李忠芸叟爲高靈機宜諸軍皆聽節制師出旣無功環慶坐貶有得芸叟軍中詩上聞
 者坐謫謫謫監彬州酒余先大父魏公適爲湖南憲仙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父終始不
 少異故先君與諸父皆得從其游芸叟好言博學喜爲詩然皆有思致緩而不迫非徒爲矯忿者初謫
 時言五路事者其賓客各自爲主不同芸叟每折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蛙聲乃有詩曰一夜蛙
 聲不暫停近如相和遠如爭信知不爲官私事應恨疎蝨微曉明荆公見而笑曰舜民此語不爲過崇
 寧間以黨籍廢居長安關中人無貴賤以爲父師余季父官鄜州特往過之始嘗國者欲逐元祐人召
 其腹心數輩更相排詰略盡已而當國者自衰復爲召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
 指其壁後題字曰亦嘗見吾扇詩乎季父趨視之則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却殺風
 吹勸其詩大抵多類此夜與捷等語不甚悉其爲人前盡風流日遠後生不可不知因爲道其本末
 大父在湖南年纔六十餘求宮祠歸吳下芸叟有送行詩先君嘗使余謹藏之後爲兵亂亡去偶記其
 全篇附之還持使節請祠真便作吳江漸退身憑帆幾州蒙惠愛歸裝一味是清貧相思欲控檣高鯉
 十宅須邀李子隣不是薦章論再起朝廷自重老成人吳下有乘魚橋云葉高生登仙處故有控鯉之
 句云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

世傳歐希範五藏閭。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豪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敞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脅。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列其腎腸。因使醫與貴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時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視。一夕登園。忽仆於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墓。夫爲將不得已而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旣已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也。希範起盜賊。其殺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和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予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多。非特不敢爲杞之爲。固自不敢背於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旣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莊子記孔子於藏書往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此段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書論之矣。藏書者。欲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往周室。則孔子

之志忘乎世者猶未定也。故與子路謀。凡論語載孔子與長沮桀溺晨門荷蓑之徒。言皆命子路。未肯及他人。弟子蓋子路勇於有聞。欲行其所知。故以激之。今周亦云。達此意矣。言聘免藏史歸居者。子路以聘亦忘世而忘言者也。故曰往因焉。欲因聘以定其說也。老聃不許。聘豈真枯槁無言者哉。是故孔子復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以十二經爲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一曰春秋以道名分。周於春秋。知之亦深矣。老聃以爲太褻。而問其要。則以孔子爲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復以兼愛無私爲仁義者對。聘復以兼愛爲迂。無私乃私。謂春秋之作。欲利天下而愛之。使是非賞罰一出於公。然不知有爲之之迹。則若建鼓而求亡子。反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爲春秋而無害。大旨以聖人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藏於有心者。繙十二經固不可藏於無心者。雖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爲。則順人之性。有心於爲。則亂人之性。老聃之免而歸居。藏書不足以言之。故復以輪扁與斲小白之論終。此五千言之所以作也。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衛州未陽縣信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聞乃有此明眼人乎。過升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自不能廢。張芸叟謫彬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湖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

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椅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庖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子貢告漢陰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機械。則有機事。有機事。則有機心。子貢懼而驚。孔子以爲假修混沌之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知其外。混沌之術云者。謂上古之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俗。則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漢陰不能察此。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役其外。而喜怒之情已亂於中矣。是以區區以抱甕爲是。終身役而不自知其勞也。師金嘗語顏子。以子曾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漢陰而知此。亦何傷於桔槔哉。



蒙齋筆談卷之下

嚴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州云。放下着。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什麼。州云。放不下時。却將取去。余讀莊子記南榮趺見老子。麻糲七日七夜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榮之所來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默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吾謂此言與趙州正冥合。夫謂不將一物來。已將一物來矣。南榮趺不知有何事。至麻糲七日七夜。無乃大氣急生。宜老子之厭其人多也。莊周寓言無實。然亦善爲戲矣。之人也。命之以南榮趺。夫南矣。又榮焉。走而侈者。失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挾何止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詰。然彼所謂忘吾答而失吾問者。疑亦有偏然而得於中者也。

莊周言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自得水爲隱。而不一二數之。無不皆然。此言兼載列子。莊周書有闕文。人謂之多不能得。得水爲隱。上有繩爲鶻一勾。其義始可通。不若列子之全也。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爲百合。麥之壞爲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爲百合。乃自有知爲無知。麥之爲蛾。乃自無知爲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繆。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粉然如飛。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眞精之極。因緣而有。卽其近者。雞之伏卵。同自出此。今雞伏鵲。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鵲者。此何道哉。麥之爲蛾。蓋自蛾種而

起。因以化麥。非麥之能爲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要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啟自石出。此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疑。但恐人信不及爾。常上人來。吾聞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號伽神女。非鼻聞香。鰲梵鉢提。異舌

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誰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目無有。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既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當此一段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道。自言得長生之術。故末年康強精明。視聽不少衰。六十後。卽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諸師。以分別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道通爲一。其自著書。號法藏碎金。累數萬言。反覆不出此義。書成。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老志餘書。余不及見。而道院集亦但中前意。而歸要爾。妙滿師嘗爲吾云。江民表嘗惜此公不一見正明眼。每有遺恨。然論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僞處。則第一等人也。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以報之。夫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耳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在前。旣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達眉睫之間。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人之所疑也。乃知脫黏除網。大是難事。如此公果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勉乎。

韓魏公不甚信佛理。蓋平生所厚善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每爲人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履。惟

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文若云。公晚鎮北門。已六十餘矣。玉汝爲都轉運使。公時多病。不甚視政事。數謁告家居。玉汝每攜文若問候。至則直造臥內。凡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爾。乃信傳者不謬。人果欲修身。於論語未論盡得。但能行其數十言。隨人品高下大小。無有不爲善人君子者。況略見其所不可得聞者乎。吾嘗爲論語釋言。未嘗恣襲。徒爲世俗傳注。真欲有不愧所聞者。所謂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更須要講解。舉足動步。無所非當用意。常須痛自鞭策爾。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歸。卽不仕終身。元祐初。嘗起爲潁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之有連。故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不以不肯視余。清通遠略。不爲崖異。與前此號隱居。睥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旣以相與推高。日歎其門。隨上下接之。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才。好雌黃人物。於子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說。子厚笑曰。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一子。不忍去左右。旣親沒。則吾將老矣。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爾。其言大抵若此。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惟玩此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周旋。涉世以來。粗免大過。聞於子厚爲多。大觀初。子厚已死。州里上其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子亦死。諸孫未有聞者。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能言之者絕少。魏野以有閑而名益彰。惜乎子厚之無閑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守其母服時，嘗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概。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顯，世號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毫，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扇鏽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顯卽告之曰：「吾先爲公去一大病矣。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乃無太虐戲乎？』卽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顯曰：『此非我能爲公，常歸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妙洪師爲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本得其師大本者云爾。」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常聞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嚙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常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圃三間小室，旁無與鄰，左右惟一隙，意況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曉漏鳴丁丁，窗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過如是，但能保